



四書考異下

條考三十二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萬章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五節。韓詩外傳三卷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由其道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鄙夫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

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伯夷聖人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世說新語言語門注引孟子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橫民之所止。孟子音義曰橫民之橫或作總各依本字讀

頑夫廉。漢書王吉傳引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後漢書丁鴻傳論王暢傳引此三語皆與漢書同列女傳注引此亦同。袁氏後漢紀載華嶠論丁鴻語亦云貪夫廉。論衡率性篇引三語頑亦作貪又懦上有而字。晉書羊祜曰貪夫反廉懦夫立

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南史任昉傳論曰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志。蕭統撰陶淵明集序曰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文選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三國名臣序贊郭有道碑文三注引孟子皆作貪夫廉。趙蕤長短經曰聞伯夷之風貪夫自廉。黃庭堅集伯夷叔齊廟記亦曰貪夫廉。

按貪與廉緊相對頑稍齟齬右凡十四條與上韓詩外傳同述作貪字後盡心下篇頑夫廉趙氏章指云伯夷柳下變貪厲薄亦以頑爲貪兩文卽不盡傳寫譌疑或居一於此。

天之生斯民也三句。文選嘯賦三國名臣序贊安陸

昭王碑三注引文皆斯民下無也字後覺下有也字
按前篇斯字作此選注既引爲斯則當屬此篇而後
覺下也字又同於前篇文蓋亦涉異同之數

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宋刻本注疏本張南軒本若皆
作如。通鑑前編引亦作如。文選東京賦若已納之
於隍注引孟子曰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
推而納之於溝也同此篇有與字

阨窮而不憫。宋刻本憫字作閔

爾焉能逸我哉。音義曰逸張音每丁音漫

接淅而行。說文解字引孟子夫子去齊澆淅而行

西溪叢語曰接淅接字殊無理說文引作澆淅澆其兩

切澆乾漬米言不炊而行也異聞集引李吉甫銘曰孟
子去齊而澆淅唐本作澆字

按太平廣記三百九十一卷引陳翰異聞錄但作接
淅爲李吉甫得鄭欽悅書著論之語非銘詞也然姚
氏所見正本或自有殊當更考

可以速而速四句。王臨川集三聖人論孔子可以速
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仕處二句
上下易置而皆作則

伯夷聖之清者也節。尙書湯誥正義孟子云伯夷聖
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
也孔子聖人之時者也各有人字。李德裕會昌一品

集夷齊論云孟子稱伯夷聖人之清者亦有人字
聖之任者也。左傳文公十八年正義愷和也引孟子
爲證曰伊尹聖人之和者也

集大成也者二句。文選宋元后哀冊文注引孟子曰
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集大成無重文
始條理也。音義曰本亦作治條理下同

智譬則巧也二句。孟子辨惑曰呂東萊策問進士孟
子論孔子集大成之說云譬之金玉則智始而聖終譬
之功力則聖至而智中以智爲尙則害前說以聖爲尙
則害後說此雖一時科舉之文實有可疑學者不得不
辨也以予觀之當云智譬則力聖譬則巧後說字誤耳

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尙書武成正義引孟子作周
之班爵祿如何

其詳不可得聞也節。武成正義孟子曰其詳不可聞
矣嘗聞其略文選難蜀父老注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
嘗聞其略矣皆略去中三語

天子一位節。禮記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
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
等。孟子疏曰王制不及天子又無六等殆與孟子不
合者蓋以孟子所言則周制而王制所言夏商制也
陳氏禮記講義曰王制言制爵之法孟子言班爵之法
制之出於天子故不必言天子班之首於天子與君故

兼天子與君言之也。方氏禮記解義曰：孟子子男合爲一，此離之；二者彼所言位之等，此所言名之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節。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孟子疏曰：王制言田而不言地者，蓋祿以田爲主，王制主於分田而制祿，孟子主於制地以分國而國以地爲主，所以有田地之異也。周禮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之灋求地中，以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

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賈公彥疏曰：男國百里，開方得五十里者，四經云其食者四之一，獨此與孟子等合。自子已上，彼言百里七十里，於此經不合矣。朱子語類曰：孟子所答周室班爵祿，與周禮王制不同，此也。難考，然畢竟周禮底是，蓋周禮是簡全書經聖人手作，必不會差。孟子之時，典籍已散亡，想見沒理會。周禮訂義曰：孟子王制皆指實封之地，周官兼山川附庸言之，司農東萊陸農師王介父皆云：武成分土，惟三傳曰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三品正義曰：周禮大司徒所云，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是以國土寬大有違禮文，乃除去本經

妄爲說耳。葉夢得禮記解曰：鄭氏以武王初定天下分土，惟三至周公攝政，斥大九州之界而分土以五等。以周官王制異同考之，斥封界有之矣。謂五等之封實可食之地，則非也。蓋周官合山林川澤言之，則謂之封疆；王制止於可食之地，則謂之田。以其地方五百里而去山林川澤，取其可食者半，則是附庸在其中，以其田方百里皆可食，而山林川澤不在焉，則附庸亦在其外。由是觀之，周公斥大九州之界，公侯之國蓋有增多附庸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亦無增損也。公侯皆方百里。考文補遺曰：古本皆有地字。武成正義引無皆字。

不能五十里。春秋繁露爵國篇附庸凡四等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與氏者方十五里。附於諸侯曰附庸。禮記集說項氏曰：王莽封諸侯置附城，則漢人以城解庸也。古文庸卽墉，後人加土別之。天子之卿受地視侯節。王制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潛夫論班祿篇：天子三公采視公侯，蓋方百里；卿視伯方七十里；大夫視子，男方五十里；元士視附庸方三十里。孟子疏曰：此與王制不同者，亦以周制夏商制不同也。孟子不言天子之公，特言其卿者，蓋卿與公同是所謂舉卑以見尊之義也。陳祥道禮書曰：周

官有卿無三孤與上大夫而公則冢宰是公孤上大夫同爲六卿故上大夫之爲卿則受地不過七十里此王制所謂天子之卿視伯者也孟子又言大夫受地視伯者言上大夫也蓋孤出封則侯上大夫出封則伯而已附庸雖不能五十里總大率而言之亦可謂之五十里此所以或言元士視子男或言元士視附庸陸氏禮記解曰兩經各差一等非不同也孟子言受地爾蓋天子之卿之田視伯卽受地視侯他倣此白虎通爵篇引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三節。王制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之序故也

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君十卿祿小國之卿二大夫君十卿祿禮記解義曰孟子所言其序不同者孟子以貴賤爲之序此以衆寡爲之序故也

按王制此文次制農田百畝節下孟子自君卿順序王制自農夫倒序文有繁省義未有鉏鋤也惟一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一云下士視上農夫小異蓋庶人在官有府史胥徒四等其祿以農之五等爲差則爲府者當視上農而史暨胥徒以次視中下矣下士與爲府者同故雖兩說之而義仍一

耕者之所獲節。王制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

四書考異 卷之三十一
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鄭注曰分或爲糞 禮記解義曰王制言百畝之分孟子言百畝之糞者蓋分以均之而存乎法糞以治之而存乎力法出乎上力出乎下其言亦互相備也 周禮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 史浩周官講義曰不易者一歲一種一易者休一歲乃復種再易者休二歲乃復種其所出同爲百畝之獲也 周禮小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 孟子疏曰周禮與此異者蓋上農夫足食九人而其家七人

者亦得以受之此民所以有餘財 禮記講義曰周官農夫之差三等而已孟子則五等者先王之於民養之欲其富保之欲其庶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必授以七人之中地而下地則以地稱人而已 管子揆度篇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 呂覽士容論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

按周禮司祿之官今無其職趙氏據此爲戰國諸侯去籍之證大司徒諸公諸侯一易再易等文儻得司祿不亡必其言互相發也孟子於典籍旣亡之後側聞其略自不能顛若畫一且有嫌於時君之爭并無

厭也故於所聞異詞中寧信其數之少而不肯或失之多朱子言孟子是未見周禮不可以此破司徒職封國之制誠篤論也若王制乃漢文帝勅令博士諸生採集傳記斟酌損益以成其篇制祿爵節明屬採自孟子時周禮未顯於世諸博士猶不及見之故惟以孟子一書爲本其所以微有異同正博士之所斟酌損益何可轉據之議孟子乎後儒說此三經必切切然比而齊之每不免於越理橫斷茲擇其尤長者編列數條儘可窺一斑矣

有友五人焉。晉語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鬪臣五人注云鬪臣扞難之士

樂正裘牧仲。漢書古今人表作樂正求牧中 集註考證曰有以樂氏而正名裘氏而牧仲名者非費惠公曰。困學紀聞曰春秋時費爲魯季氏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邾邳蓋戰國時以邑爲國意者魯季氏之僭歟

按史記魯世家費字作鄴說苑言魯人攻鄴曾子辭於鄴君則費之僭邑爲國不待戰國時也

吾於顏般。漢書古今人表作顏敢 宋本古本皆無之 王順長息。人表作王慎 宋本古本皆無之

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四書辨疑曰中原古注本無之字 舊趙注本宋刻本皆無之字 公抱朴子欽士篇晉

文接亥唐脚痺而坐不敢正以平公為文公
 雖疏食菜羹。舊趙注本宋九經本注疏本疏皆作蔬
 非王公之尊賢也。宋石經宋刻本舊趙注本皆無之
 字。集註曰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帝館甥於貳室。太平御覽述孟子作貳宮

迭為賓主。音義曰張云迭或作佚誤

用下敬上。宋石經敬諱作欽下倣此

貴貴尊賢其義一也。禮記喪服四制貴貴尊尊義之

大者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宋石經作萬章曰章下

無問字。注疏本考文本皆無此問字

卻之卻之為不恭。音義曰正體却字下皆同或作卻

誤。五經文字曰卻作却俗亦相承用之。四書辨疑

曰二卻之一必為衍。王恕石渠意見曰曰卻之是萬

章問也卻之為不恭是孟子答也何哉又是萬章問也

曰尊者賜之是孟子答也曰其所取之者至弗卻也是

萬章言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是孟子言也曰

其取諸民至不可乎是萬章言也曰其交也至孔子受

之矣是孟子言也

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四書辨疑曰萬章一問中二

曰字必有一衍者註指以心卻之下曰字為心度之詞

然其所敘之言誠難以心度為說也予謂經文有傳寫

四書考異 卷之三十一
之。差其取諸民一句與曰字相連元是一段總意合在請字之上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如此讀之似爲理順其交也以道。宋刻本禦人句下句無也字

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尙書閔作啓不讞作弗慙自凡民至罔弗慙中間十六字古文兩不字皆作亞說文解字引周書凡民罔不慙

殷受夏四句。集註曰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或問曰趙氏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或者又謂若義在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

不辭今禦人者乃爲暴烈不義如此如何而可受其餽

乎烈如詩序所謂厲王之烈者暴虐之意云爾或又以爲烈光也三代相受而光烈至今也是三說者擇一而從之可也何至闕而不爲之說乎曰熟讀本文此十四字自與上下不相屬如趙氏之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不相似或者二說亦覺費力不若從李氏闕之之爲愈也 辨疑曰直爲衍字良是去此十四字讀之語意方始得通宋氏播遷江表南北分隔纔一百五十六年經書文字已有不同況其秦火之餘而又累經喪亂傳流錯誤不可謂無如此之類宜有以辨之也

按趙氏說本明白直捷惟疏解生出無數支離後儒

四書考異 卷之三十一
遂相與疑之第二說參孟子答彭更語亦若可從而
烈本好字惟詩序作暴虐解朱子素不信詩序乃嫌
其取證勉強爲費力耳
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音義曰比丁毗失切亦毗
志切 朱子文集歐陽希遜問比字舊音毗志反集註
音必二反皆爲偏黨之義至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集
註曰連也去聲所謂去聲者想却是毗志反否答日記
得此字是用賈昌朝羣經音辨改定此一處改未盡耳
更俟契勘然亦不甚緊要今日昏甚恐不暇料理矣
充類至義之盡也。湛困靜語曰充類至一句義之盡
也一句

魯人獵較。翼孟音解曰較字本作較於岳切 四書
纂箋曰張氏較音教

孔子先簿正祭器。音義曰簿本多作薄誤

於衛孝公。疏曰史記諸家於衛國並無孝公據春秋
年表云衛靈公卽位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又孔子世
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致粟六萬是則孔子於靈公有
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則吾未能信以其無按據也

四書答問曰或是字誤或是所傳之誤或是當時呼出
公爲孝公皆不可考 集註考證曰出公輒拒父爲不
孝其臣諱之以禮律嫡孫當承重繼祖不以父命違王
父命故特以孝謚之以掩其非爾

四書考異 卷之三十三
按衛輒使石曼姑率師距蒯聵於戚公羊氏傳云固
可以距之也輒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
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故檀弓正義謂衛
輒拒父而公羊以爲孝子後儒之論且然則當時臣
下之謚以掩非想自有之矣若其一人兩謚更無足
怪蒯聵謚莊公漢書人表謂之簡公則亦嘗有兩謚
爲貧者。文選絕交書注引作爲貧仕者

孔子嘗爲委吏矣節。史記孔子世家嘗爲季氏史料
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索隱曰季氏史一本作委
吏通鑑前編曰職讀爲櫛見周禮蓋繫養犧牲之所此
官卽孟子所謂乘田。昌黎集爭臣論古之人有云仕

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
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
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
遂而已矣。臨川集送李著作序作牛羊蕃而已矣
位卑而言高罪也。荀悅漢紀孝成帝紀梅福上書曰
臣聞位卑而言高觸罪也。漢書梅福傳高下有者字
無觸字。柳柳州集送辛生序引文高下亦有者字
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音義曰標音杓又音拋
以君命將之五句。禮記玉藻篇君賜稽首據掌致諸
地酒肉之賜弗再拜。此對不食其福也。此語未見出
按蘇氏洵三上歐陽內翰書子思孟軻之徒至於是

國國君使人餽之其詞曰寡君使某有獻於從者布
衣之尊而至於如此惟不食其祿也此詞未見所出
疑卽因此段文意會言之

子思以爲鼎肉。四書辨疑曰不以君命將之之下當
別有敘起前意之文如云子思之不悅也或云子思所
不悅者須有此一句在於以爲鼎肉之上然後可通今
既無從可考說者但當云有闕文而已

堯之於舜也三句。藝文類聚述文於舜下無也字二
女女焉作妻以二女焉

後舉而加諸上位。藝文類聚作而後舉加諸上位
太平御覽作而後舉之加諸上位

在國曰市井之臣二句。意林錄孟子在野句寘在國
句上儀禮士相見禮凡自稱於君宅者在邦則曰市
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
不敢見於諸侯。四書釋地又續曰此與繆公亟見於
子思見字俱當音現

按特集註省此音耳孫氏有云見音現下往見同
古千乘之國以友士。四書辨疑曰國乃諸侯疆域之
稱豈能與人爲友耶國本君字之誤下文千乘之君求
與之友是其明證

事之云乎。書酒誥矧太史友內史友矧惟爾事蔡沈
傳曰曰友曰事者固君有所友有所事也然盛德有不

四書考異 卷之三十一
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按子思稱古人言者當即據書文也豈曰友之云乎
與猶云豈特曰友之云乎

孔子奚取焉。孟子考文補遺曰古本焉下有哉字宋
宋石經焉下有哉字。四書經說曰國公前對嚴冠之
取非其招不往也。宋刻本作尙取非招不往也。
士以旂大夫以旌。文選西征賦辨亡論兩注俱引孟
子曰夫招士以旂大夫以旌多有夫招二字。公又宣德
皇后令注引孟子夫招士以旃。又劉越石答盧湛詩
旃弓駢駢注引孟子夫招大夫以旃。墨子兼愛篇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砥作砥。墨子兼愛篇

引詩其直若矢其易若砥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其
直上牽綴洪範王道蕩蕩四語并謂之詩。楚詞章句
引詩其平如砥其直如矢

按說文厂部砥柔石也重文作砥並職雉切广部底
山居也下也都禮切底實砥之本字故禹貢底柱析
城漢書砥礪其節底礪名號皆以底爲砥廣韻列其
字於五旨旨紐下今坊刻經文多上加點與底下字
無別讀者遂誤音如邸并詩之砥字亦或誤爲邸音
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集註曰尙上同頌誦
通。困學紀聞曰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
讀詩誦書與古人謀金樓子曰曾子謂誦詩讀書與古

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
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

又尚論古之人感其詩讀其書與古人期

其詩讀其書與古人期

字必正曰曰錄不今以錄錄文多上吐錄與錄不字

其詩讀其書與古人期

山以出下也情數四則實為之本字始再貢風林林

其詩讀其書與古人期

其詩讀其書與古人期

其詩讀其書與古人期

其詩讀其書與古人期

四書考異下

條考三十三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告子上

義猶桮棬也。集註考證曰以下文例之義上當有仁
字 說文繫傳曰杆即孟子所謂杯棬也桮譌作杯

按趙氏訓桮棬為桮素孫氏音桮為桮蓋素與埭桮

與埭惟以木作土作別字體音義則並同也今音釋

亦如繫傳之譌以桮作杯殊失趙氏訓素本意

以人性為仁義二句。荀子性惡篇工人斲木而成器

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木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

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

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又曰隳栝之生爲杓木也
繩墨之起爲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皆與告
子此說正同

性猶湍水也四句。意林錄孟子性猶湍水決東則東
決西則西。論衡本性篇曰告子論性無善惡之分譬
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世說新語注引孟
子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藝文類聚述文同
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二句。○孟子音義曰分如字
丁扶問切。論衡本性篇作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
分於善惡也。藝文類聚亦作無分於善惡。太平御
覽述文人性下無之字

活字御覽仍有之字水
無有不下下却有也字

人性之善也。荀子性惡篇引孟子曰人之性善

人無有不善二句。呂氏春秋季春紀注引孟子曰人
性無不善。皇甫持正文集孟子荀子言性說曰孟子
以爲性之生善猶水之趨下

搏而躍之。音義曰搏張補各切丁作搏音團

其勢則然也三句。世說新語注引文人可使爲不善
性亦猶是也。李文公集復性書引文是豈水之性哉
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
生之謂性。荀子正名篇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

按朱子謂告子此說乃其受誤本根荀卿亦先主此
爲說何怪其性惡之篇多趨墮告子窟中耶

白羽之白也四句。○意林錄孟子白羽白性輕曰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文選雪賦注引孟子曰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歟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歟劉熙注曰孟子以爲白羽之白性輕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又北山移文注引孟子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

按趙氏章句曰孟子以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耶見行注疏本未被刪易劉氏注雖亡而此條得附見於選注又司馬公疑孟曰孟子言白羽之白云云告子當應之曰色則同也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

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李氏戒菴漫筆不一考遽謂意林所錄悉古孟子正文誤甚矣

猶白玉之白與。首章音義曰與音餘下白與也與性與皆同依此則舊文猶白玉之白下有一也字。文選注有也字。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管子戒篇仁從中出義由外作文墨子經下篇仁義之爲內外也愛利不相爲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爲內外其爲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

按告子此言遠本管子而近受自墨子墨子公孟篇二三子曰告子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墨子曰不可

四書考異 卷之三十三
告子言談甚辨言仁義而不吾毀又告子受教於墨之實驗趙氏云告子兼治儒墨非僅泛度爲言異於白馬之白也。章句曰孟子言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集註張氏曰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四書辨疑曰謂有闕文者誠是上白字之上當復有一白字異於白者言其長異於白也三字乃一段總意謂異於二字爲衍者非。集註考證曰江西一儒者謂異字自是一句告子以白喻長孟子謂此二事不同不可引以爲喻故曰異。按獨以異字別句於字終爲衍矣愚謂別句良是而別之當以異於二字蓋歎告子之說可怪異如論語

云異乎吾所聞也梁惠王上篇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此異於二字之見於本經者於亦語之韻絕則著例於爾雅釋詁

者秦人之炙。音義曰耆本亦作嗜下同。四書辨疑曰耆字中原古注本作嗜蓋自毛晃於禮部韻略中增入耆字引孟子此語注於其下江南以此爲據故孟子中嗜字皆去口爲耆恐非孟子所本用字也。太平御覽飲食部述此節文三者字俱作嗜。孟季子問公都子曰。章句曰季子亦以爲義外也疏曰季子卽下卷所謂季任。

按趙注未有孟字而疏直以季任當之知當時所據

四書考異 卷之三十三
經文實亦未有孟字蓋此與任人食色之問同在一
時觀兩章文勢畫一可見也竊嘗疑季子爲孟子弟
有所疑問何不親詣孟子孟子亦何不詔之面命而
必輾轉於公都子又疑宋政和五年詔以樂正子享
孟子廟孟仲子封新泰伯與公孫丑萬章等十七人
皆從祀雖季孫子叔之在疑似間者未嘗闕失而何
獨無孟季子今閱此疏乃知孟子書中本不云孟季
子前疑爲之冰釋

敬弟乎。宋高宗石經敬字避諱作欽

按此章凡十六敬字石經剝蝕惟此及弟爲尸則誰
敬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敬叔父則敬敬弟則

敬八敬字明白可辨係皆作欽餘雖蝕去要可例知
冬日則飲湯二句。意林錄孟子無兩則字

文武興則民好善二句。鹽鐵論大論文王興而民好
善幽厲興而民好暴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論衡本性篇周人世碩以爲
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
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
有惡

以紂爲兄之子。集註曰疑此或有誤字 陸象山集
與周元忠書曰以紂爲兄之子此是公都子引當時人
言按史記微子是紂庶兄皆帝乙之子也比干則但云

四書考異 卷之三十三
紂之親戚太史公亦莫知爲誰子也今據公都所引文義則是以微子比干爲帝乙之弟而紂於二人爲兄之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 集註考證曰兄字當是乙字謂均是帝乙之子也 日知錄曰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此古人文章之善

按史記以微子爲紂庶兄溯其所源乃屬呂氏春秋呂氏言宜難深信而成王之命微子稱之曰殷王元子若與史言表裏世儒遂羣據爲實錄莫復疑之然殷王兄終弟及者十四其後之轉及兄子惟沃甲一

人則凡前王子未嗣立者其孫曾中之嫡系詎不得當元子稱耶箕子稱微子曰王子孟子書兩稱王子比干二人稱謂同或其行輩亦同故趙氏謂紂與微比皆有兄弟之親若言於紂父皆兄弟也此孟子所載與史不同處象山言最爲超卓孟門所聞必當實於史記讀孟子者似不必因史記生疑

乃若其情。四書辨疑曰下文非才之罪也又不能盡其才者也二才字與此情字上下相連意如貫珠情乃才字之誤也

恭敬之心。李旰江集禮論引此文恭敬作辭讓惻隱之心仁也。白氏六帖述文惻隱上有有字旰

江集引此段十六句上八句同此篇惟異辭讓二字下八句同公孫丑上篇有四之端字文恭引詩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二句。音義曰蓰音師又音灑山綺切宋石經算字作筭南豐類稿洪範傳引孟子曰人之性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材不能盡其材者弗思耳矣才字作材又以上文寘此下

詩曰。宋刻九經本作詩云公孫丑上篇

天生蒸民。大雅蒸作烝。韓詩外傳六卷引大雅天

生蒸民與孟子同

民之秉夷。大雅夷作彜

今夫麤麥二句。詩周頌思文正義引孟子云牟麥搗

種而耰之音義曰牟字書作麤或作麥孟子云麥大麥也事文類聚後集述孟子麤麥播種而耰之亦無今夫二字

按韓詩貽我嘉麥薛君章句曰麥大麥而詩音義謂見孟子恐屬誤憶

樹之時又同。宋石經樹諱作植

雨露之養。齊民要術引孟子養上有所字

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荀子大略篇天下之人雖各持意哉然而有共予也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師曠大戴禮保傅篇法言問神篇論衡譴告篇自紀篇易牙俱作狄牙

至於心。宋刻本無至字

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三句。集註考證曰近也

者讀幾希自作一句則其之則註作但有枯亡之有註

作又義門讀書記亦曰有枯之有當讀去聲舊趙

注本枯字作牯下倣此

按易童牛之牯牯取抑止之義抑止其善心而善心

日就亡滅似較作牯訓械者於理為順

舍則亡。法言問神篇引文舍字作捨

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集註曰或與惑同

按史記賈誼鵬鳥賦衆人或或兮漢書文選皆作惑

漢書高五王傳忠臣進諫上或亂不聽注通作惑後

漢書班固東都賦以變子之或志文選作惑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齊民要術引孟子

物下無也字暴字作曝

吾見亦罕矣。四書釋地曰此見當如字而註音現

弈秋至弗若之矣。尸子曰隸首天下之善算也有鴻

鵠過罇弓以待若發善否問二五弗知非二五難知也

欲鴻之心亂之也。新論專學篇弈秋通國之善弈者

也當弈之時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圍未圍之際問

以弈道則不知也

按疏引吹笙及隸首善算二事而云傳記有此是孟

子之言歟此雖卽孟子言之意而文各殊異人別說

取喻偶同傳記若此衆欲一一附會之滋嗞矣
思援弓繳而射之。太平御覽工藝部述無繳字
魚我所欲也節。藝文類聚述孟子曰生魚我所欲熊
掌亦我所欲我所欲二者不兼舍魚取熊掌義者我欲
生亦我欲二者不得兼舍生取義太平御覽獸部述
孟子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二者不得兼舍魚取熊
義亦我所欲生亦我所欲二者不得兼舍生而取義又
人事部述前段亦各無也字 後漢書李固杜喬論注
引孟子魚我所欲熊掌我所欲也又取熊掌取義下各
有一者字 段成式酉陽雜俎載北魏崔劼語曰生魚
熊掌孟子所稱魚上有生字

生亦我所欲也段。後漢書耿弇傳論注引孟子生者
我所欲義者亦我所欲二者不可俱捨生而取義也
梁書列傳贊引文二事必不可兼寧舍生而取義舊
唐書忠義傳論引文生亦我所有義亦我所有捨生而
取義可也 漢書序傳通幽賦舍生取誼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荀子正名篇人之所
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而成死者
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 中論天
壽篇引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

蹴爾而與之。音義曰蹴或作踈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舊文辨爲辯音義曰辯丁

毛本外傳不若下無求字是

本作變云於義當為辯。宋石經宋刻九經舊趙注本注疏本俱依舊文為辯。增修禮部韻略引文為辯。五經文字曰辯理也辨別也經典或通用之。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音義曰張云與平聲亦如字。今為妻妾之奉而為之。蘇長公集中庸論引孟子曰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朋友妻妾之奉而為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以朋友字當所識窮乏。仁人心也章。韓詩外傳四卷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為不若求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

其放心而已。人有雞犬放。章句注曰人知求雞狗莫知求其心者惑也。又章指曰追逐雞狗務其末也。犬皆作狗。學問之道無他二句。文選東京賦注引孟子曰人有放心不知求學問之道也。而不知所以養之者。太平御覽述無而字。養其槭棗。齊民要術曰孟子嘗曰槭棗。玉篇槭下曰孟子云槭棗是也。藝文類聚述孟子養其槭棗則為賤場師焉。太平御覽資產部述孟子焉作也。又木部述作矣。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埤雅引此節文無而不知也。

四字其太平御覽述無其字。四書辨疑曰疾本籍字之誤狼籍言則爲狼疾人也。朱子文集答何京叔曰狼疾之訓甚善然其繆亂也。古字多通用不必言誤也如由猶二字孟子常互用之按何氏當亦如辨疑之說故朱子答之如此。此天之所與我者。集註曰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注亦作此乃未詳孰是。朱子文集答吳伯豐曰近得正父書問告子上篇此天之所與我者舊官本皆作比字注中此乃亦作比方檢看信然不知此又何也又答余正甫曰此間所有大官本孟子皆作比字注中亦作比方殊不可曉

然孟子古注有與正文相背者是注亦不足爲憑也但此比字正文與注皆同而無文理恐是一處先誤而後人并改以從之耳今不可考但尋其義理當作此字無疑也。又語錄曰趙岐謂比方天之與我者則心爲大耳目爲小其義則一般但孟子文恐不如此比字不如此字較好。秦淮海集浩氣傳引文所下有以字。按毛氏影抄北宋本猶爲比天而朱子之所初見正文已與注皆作此字蓋其字之變易當在南北分裂後矣今注疏本趙注但云此乃天與人性情又當於集註大行後并改以從之者也。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宋刻本舊趙注本注疏本不俱

作弗 南軒說集編纂疏集疏四書通諸本俱作弗
有天爵者二句。文選潘正叔贈河陽詩劉孝標辯命
論沈休文安陸昭王碑三注俱引孟子曰有天爵有人
爵 藝文類聚述孟子亦無二者字 長當其南北史
仁義忠信五句。意林錄孟子天爵也人爵也上各無
此字 後漢書翟酺傳注引孟子曰公卿大夫爵也
仁義禮智信天爵也無二此字又以忠信二字作禮智
信三字以人爵句處天爵上 魏書蕭寶夤傳引孟子
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爵也亦無二此字并
樂善不倦四字
古之人脩其天爵。太平御覽述文無其字

活字御覽五十八引猶
水之勝火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節。意林錄孟子今之脩天爵以要
人爵得人爵棄天爵終亦亡矣 文選贈河陽詩注引
文既得人爵而弃天爵終亦亡矣
猶水勝火。太平御覽兩述此文勝上俱有之字

今之爲仁者五句。意林錄孟子今之爲下無仁字一
杯上無以字則謂下無之字 容齋三筆曰文子書有
云水之勢勝火一勺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
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掬不能塞江河文子周
平王時人孟氏之言蓋本於此志 宋陳大猷平一志
不如萑稗。齊民要術引孟子萑字作稗 長短經引
孟子亦作稗稗 陳龍川集中與五論自跋引孟子作

奚翅食重。孟子音義曰張云翅與啻同古字通用
紵兄之臂二句。音義曰紵張音軫又徒展切盡心篇
紵字同 事文類聚後集述文紵兄之臂而奪之食不
紵則不得食無則得食三字

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後漢書崔駰傳注引文無妻
則二字 通志六書略引上二語省作摟則得妻

力不能勝一匹雛。音義曰匹張如字丁作疋云案注

云疋雛小雛也卽疋訓小而詁訓及諸書疋訓耦訓小

無文今案方言疋小也音節蓋與疋字相似後人傳寫

誤耳 禮記曲禮下篇庶人之贄匹鄭注曰說者以匹

為鶩音義曰匹依注作鶩音木 書齋夜話曰以曲禮

注推之則孟子所謂亦當為一鶩雛 羣經音辨曰鄭

氏釋經率多改字如曲禮庶人摯匹鄭云說者多以匹

為鶩陸氏遂於釋文匹字作木音非也按廣雅鶩鳴鵠

也古字省作匹鄭當直解匹為鶩不煩引說者云陸氏

又不當音木 集註曰匹字本作鳴鵠也

然則舉烏獲之任。宋刻本無然字 孟子以妻之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注疏本弟字作悌 鹽鐵論

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

子服堯之服四句。申鑿雜言上篇或問曰孟軻稱人

皆可以為堯舜其信矣曰寫堯舜之貌同堯舜之姓則

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

也行之於今則今之堯舜也

子歸而求之有餘師。事文類聚述文師下有矣字以
小弁。漢書杜欽傳小卞之作可爲寒心以卞爲弁人

按授經圖子夏授詩于高行子王伯厚謂詩序及孟
子所謂高子卽高行子也韓詩外傳又稱高子與孟
子論衛女之詩此人似長於孟子故孟子以叟稱之
與尹士追蠡二章之高子蓋有別

曰怨。毛詩傳述文怨下有乎字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節。毛詩傳孟子曰固哉夫高
叟之爲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之我則談笑而道
之無他疎之也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

無他戚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哉夫

高叟之爲詩音義曰關本亦作彎 又角弓正義引孟

子云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 劉達三

都賦注引孟子越人彎弓而射我關字作彎

無他。宋刻本兩無他他字皆作佗

是愈疏也。毛詩傳疏字作疎下倣此

是不可磯也。詩音義曰磯居依反又古愛反一音祈

宋輕將之楚。莊子天下篇宋鉞禁攻寢兵救世之戰

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 荀子非十二子篇有宋鉞

注曰鉞與孟子同時孟子作宋輕輕與鉞同

曰不享。洛誥作惟曰不享古文享作膏 九經字樣

曰高從高省象進熟形今經典相承隸省作享
先名實者為人也二句。說苑雜言篇述全章文為人
自為下各有者字
五就湯五就桀者。竹書紀年帝癸十七年商使伊尹
來朝二十年伊尹歸於商。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曰
孟子稱伊尹五就桀蓋屢言之以明聖人去就不常非
定以為五也

按胡氏但據竹書謂無五就之事而古凡頻屢之辭
云三者多云五未別見也鬼谷子忤合篇伊尹五就
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鬼谷與孟子並時其言合符
則孟子所得於傳聞者當實云五

其趨一也。音義曰趨張讀如趣。說苑作趣

魯繆公之時節。說苑繆公作穆公子柳子思作子思
子庚。鹽鐵論相刺章大夫曰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為
相子柳子原為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為境南畏楚人
西賓秦國文學曰虞不用百里之謀而滅秦穆用之以
至霸焉夫不用賢則亡而不削何可得乎

按鹽鐵論述孟子言多不循其故茲更以兩人詰辨
共出于一段文愈彰其任意借辭不可據以考論
虞不用百里奚而亡。史記秦本紀繆公釋百里奚囚
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
子故亡非子罪也即以孟子言為實事

說苑不用賢則亡多故字

秦穆公用之而霸。舊文穆為繆音義釋魯繆曰下秦繆同。舊趙注本宋石經南軒孟子說俱為繆公。不似前何可得與。說苑與作也。秦本疏繆公繆百里奚。昔者王豹處於淇四句。陳琳為曹洪與魏文帝書曰。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文選李氏注引孟子昔王豹處於淇而西河善謳。繆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此文當云過高唐者效繆駒之歌。但文人用之誤。李注中西河二字又與孟子文不同。杜公瞻編珠云河西善歌。繆駒處於高唐。韓詩外傳六卷淳于髡曰昔者揖封生於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咏。揖封似即繆駒。文選注數引此語皆無於字。

華周杞梁之妻四句。列女傳貞順篇杞梁之妻無所歸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說苑善說篇孟嘗君謂故客曰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為之崩。城為之阤。君子誠能形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又立節篇雜言篇華周俱作華舟。漢書人表華州師古曰即華周。

按華杞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襲莒杞殖華還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親鼓伐之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而弔之時華周不死未嘗有兩妻並哭事淳于髡但騁說一時必牽連繆也說苑善說文即因承於髡故并形內應外二語隨之。

有則必識之矣說苑
多矣字

為其事而無其功者二句。說苑雜言篇為其事無功
髡未覩也共少四字。說苑作而不用從祭。太平御
不用從而祭。說苑作而不用從祭。太平御
燔肉不至二句。說苑作燔肉又作不脫冕。太平御
覽述文亦燔作燔稅作脫。家語子路初見篇齊遺女
樂魯君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
且郊若致燔于大夫則是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於
是不致燔俎孔子遂行與史記同。程鞠友四書辨曰
冕不可作常冠戴之以行稅仍當讀輸芮切收也謂去
其冕不暇收拾即便行也。
不知者以為為肉也二句。說苑作其不善者以為為

說苑故君子之所為多故
字

肉也其善者以為為禮也。太平御覽述文不知者以
為肉也其知者以無禮也少三為字。
眾人固不識也。說苑不下有得字。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段。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
覲諸侯不敬者君削以地不順者君紕以爵不從者君
流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方慤解曰孟子
言一不朝云云豈非夏殷之制異乎。
培克在位。詩大雅蕩篇曾是培克曾是在位。
則有讓。宋石經讓作責。集註考證曰今南音遜讓
之讓去聲責讓之讓上聲亦通。說苑修文篇此句下
有削其地三字下文仍云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

公羊本作樹子為孟子
疏者避宋嫌諱改作立

黜其地。此三字下文云云。不朝則削其地。北藝文
再不朝。初學記述孟子曰：二不朝則削其地。北藝文
類聚亦作二不朝。宋石經作威公。會其盡於
五霸。桓公為盛。○宋石經作威公。會其盡於
葵丘之會。諸侯段。○春秋經：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
盟於葵丘。左傳：齊侯盟諸侯於葵丘，曰：凡我同盟之
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穀梁傳：葵丘之盟，陳牲而不
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壅泉，毋訖糴，毋
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孟子疏曰：左
傳不及五命。穀梁傳無誅不孝尊賢育材等文。公羊述
僖公二年，桓公陽穀之會，則云無障谷，無貯粟，無易立

子無以妾為妻，而其詳亦與此不同。蓋所以相終始而
已。管子大匡篇：桓公問管仲何行，對曰：公內修政而
勸民，可以信于諸侯矣。公許諾，乃弛關市之征，為賦祿
之制。既已，管仲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
令。傅公曰：諾。既行之，又請曰：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
重幣賀之。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
其言。公既行之，問管仲曰：將何行？對曰：君教諸侯為民
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加之。政
矣。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
。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大
夫，無國勞，無專予祿。士庶人毋專弃妻，毋曲隄，毋貯粟。

母禁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三者無一焉可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饗國四十有二年又霸形篇與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之曰毋貯粟毋曲隄毋擅廢適子毋置妾以爲妻按春秋三傳無如孟子之詳管子大匡雖其文極參錯而事語實各相當其云適子不聞孝者誅卽誅不孝也云君有善者以幣賀之臣有善者以璽問之卽

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也云愛其弟敬老國良卽敬老慈幼也云弛關市之征及問病臣卽無忘賓旅也云爲賦祿之制卽士無世官官事無攝也云士庶人有善不進者罰卽取士必得也云無國勞母專子祿卽無有封而不告也餘如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無專殺大夫無曲防無遏糴更較然著同文矣其曰旣行之又請云云又問云云亦與孟子初命至五命相值不繁錄之以補經傳未備謂無以不婚只歸不氏也無易樹子。宋石經作立子其意而取其惡無專殺大夫。公羊傳哀公四年疏引孟子曰諸侯不得專殺大夫罪小。皆謂曰是與大夫也丁又改字

長君之惡其罪小。音義曰長張知丈切丁又如字。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鹽鐵論孝養章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而順其惡。

不教民而用之。馮椅論語解以不教民戰下引孟子曰不教而戰謂之殃民。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漢書人表禽屈釐師古注曰卽滑釐也。呂氏春秋仲春紀許犯學于禽滑釐孟夏紀索盧參學于禽滑釐黎均與釐通。薛應旂四書人物考曰慎子所云滑釐乃述其師非自通其名也。

按墨子公輸篇言臣之弟子禽滑釐莊子天下篇言慎子與彭蒙田駢爲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然

則滑釐誠非慎子名也慎子名到到明所受于師之異故辭云云列子載禽子與孟孫陽辨而不能答乃曰以吾言問墨翟則吾言當矣滑釐辭詘而援其師翟慎到辭詘而援其師滑釐師弟一轍或卽其所傳家法然耶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禮記明堂位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史記周封伯禽於魯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集註考證曰詩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謂魯封方百里蓋以土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境七百里蓋通山川附庸計之。慈湖家記曰雖以附庸通之亦不及此

閔宮公車千乘乃方百里竭作之數或并附庸計之若
方七百里則爲車四千九百乘矣明堂位多誣
今之事君者曰。舊趙注本宋石經本注疏本曰上皆
有皆字

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鹽鐵論伐功章引孟子曰
君不鄉道不由仁義而爲之強戰雖克必亡

由今之道節。鹽鐵論論儒章引孟子曰居今之道不
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 考古編曰鹽
鐵論所引與今孟子文意皆大異蓋當時借其語爲證
或不盡循其故不可便執之而非今孟子之傳也
吾欲二十而取一。通典食貨四引孟子取作稅

貉道也。仲長統昌言損益篇二十稅一名之曰貉後
漢書注引孟子曰子之道貉也無一道字貉皆作貊

太平御覽治道部述此文暨下夫貉字皆作貊

萬室之國一人陶。宋刻本作萬室之邑 通典引文
一人上有而字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節。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什一
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
小貉 尙書大傳與公羊傳略同貉字作貊 毛詩甫
田正義引孟子曰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輕之於堯
舜大貉小貉略九字又上下易置 穀梁傳哀公十二
年疏引孟子與毛詩正義同

四書考異 卷三十四
謂之洛水。音義曰洛張音絳又下江切丁胡貢切
君子不亮惡乎執。音義曰惡音烏本亦無乎字 朱
子或問曰亮之爲義以與諒通者近之諒有二訓有止
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有爲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程
子張子皆以諒爲必信而以諒執爲病竊謂無可病之
理故從尹氏之說 十一經問對曰問此惡字作平聲
還作去聲對曰亮與諒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
諒哉又曰君子貞而不諒諒者信而不通之謂君子所
以不亮者非惡乎信惡乎執也故孟子又曰所惡執一
者爲其賊道也陸氏翼孟說此章有理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文選褚淵碑注引文孟子喜而

不寐公孫丑曰奚喜 太平御覽亦但曰奚爲喜
則人將曰訑訑。四書辨疑曰人字蓋羨文也 音義
曰訑張吐禾切丁云此字音他又達可切字作詭者音
怡今諸本皆作訑卽不合注意當借讀爲詭音移 增
韻兩引孟子訑訑之聲音一音同怡一音同佗
按戰國策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注
云沈州謂欺曰訑可備參

周之。音義曰周與媯同 柳柳州集上李中丞啓曰
孟子書言諸侯之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媯之媯之亦
可受也用媯字

孫叔敖舉於海。四書正事括略曰孫叔敖居寢邱一

名期思荀子呂覽所云期思之鄙人者安得伏處海濱其稱舉於海以期思當淮西之地淮水經期思北而東注於海禹貢稱淮海地志稱淮康海也此與魯詩來淮夷而日至於海邦江漢伐淮夷而日南至於海一類餓其體膚。楊倞荀子榮辱篇注引作窮餓其體膚曾益其所不能。音義曰張云曾與增同丁云依注當讀爲增依字訓義亦通也。荀子注引作增益人恆過。宋石經恆諱作常下恆亡倣此徵於色。宋石經徵諱作證

按徵字宋石經例俱闕筆改文者獨此一見入則無法家拂士。集註曰拂與弼同。吹劍錄曰拂

士當如詩四方以無拂音拂謂其忠鯁拂逆人意足相倣戒若依註作弼則凡有位者皆弼士何足以與法家敵國並言

按拂字原音爲敷勿切其原義爲擊拭訓違戾者符勿切直讀爲佛訓輔正者房密切直讀爲弼上文拂亂之拂音符勿今或如字讀敷勿誤此拂士孫氏音義亦音爲弼荀子諫諍輔拂之臣楊氏兩音曰拂讀爲弼或讀爲佛孫氏朱子皆同其上讀俞氏欲改下讀以與上拂亂字通爲一義亦無不可但謂弼無鯁逆倣戒之義難與法家敵國並言則未是也弼本訓矯正弓弩故韋氏國語注謂矯過爲弼何嘗非鯁逆

四書考異
倣考三四
三

倣戒義乎
然後知生於憂患。章句曰故知能生於憂患讀知去聲。音義曰知丁依注音智陸如字。荀子注引作智生於憂患。真德秀踐祚篇註曰孟子謂生而憂患而死於逸樂。

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柳州集復杜溫夫書引無之字。

永康趙一位校字
華景毓

四書考異下

條考三十五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盡心上

則知天矣。宋刻本矣作也。

殀壽不貳。孟子音義曰殀與夭同。蘇轍孟子解謝應芳辨惑編皆作夭壽不貳。

莫非命也。論衡刺孟篇述文作莫非天命也。不立乎巖牆之下。辨惑編作不立於巖牆之下。

正命也。桎梏死者。論衡刺孟篇正命上有為字。桎梏下有而字。

是求有益於得也。孟子集註考證曰兩是求字皆作

一讀其上二句皆古語常言

按荀子不苟篇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文子符言篇求之有道得之在命金氏謂上文皆古語不虛也彊恕而行。舊趙注本宋刻本南軒孟子說孟子集疏四書集編四書纂疏四書通四書纂箋諸本彊字俱作強。四書辨疑曰強當讀平聲自強不息之謂也

見且猶不得亟。容齋四筆舉此文猶屬由字云由與猶通用也。宋刻本舊趙注本集疏本纂箋本四書通本猶俱作由

人知之亦囂囂。舊文囂爲踟音義曰踟踟五高切又許驕切。楊升菴外集曰說文囂聲也氣出頭上故从

𠂔从頁牛刀切今讀若梟非

窮則獨善其身二句。風俗通義十反卷孟軻以爲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兼善作兼濟又以上下易寘。三國志陳思王植傳引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荀子修身篇注引二語亦冠君子二字。文選褚淵碑文注引文兼善天下下有者也二字。後漢書申屠蟠傳注引二語爲易

待文王而後興者節。南豐類稿新序目錄序引無後字又無若夫二字

雖勞不怨。蘇軾外集孟子義作勞而不怨

雖死不怨殺者。陳壽定諸葛亮故事表曰孟軻有云

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

驩虞如也。音義曰丁云義當作歡娛古字通用耳

文選張景陽詠史詩朝野多歡娛注引孟子霸者之民驩虞如也云娛與虞古字通用又蘇子卿詩歡娛在今夕注引孟子霸者之民驩娛如也

按漢書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匡衡傳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虞悉通娛

皞皞如也。舊文皞從日爲皞音義曰皞皞張云與昊同說文胡老切義與浩同古字通用 戴侗六書故曰皞之從白日之譌也俗作皞非 章指曰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變皞爲浩蓋以同義通用

夫君子所過者化二句。朱子語類曰荀子亦言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似此是見成言語故孟荀皆用之荀卿非孟子必不肯用其語也 集註考證曰舊說過字又一意惟程叔子謂所經歷文公歎其精而從之按過字當作平聲則意自見

按荀卿書能與孟子合者不僅此二言王制篇云耕耨收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謹滂池之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長養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大略篇云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導之也王

四書考異 卷之三十五
三
霸篇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正名篇云人之所欲生甚矣所惡死甚矣然人有從生而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凡此俱似用孟子語而實非用自孟子也荀卿嘗學於子弓子夏之門人其師說與子思氏同出聖門故孟子所聞者荀卿亦聞得聞之若云世俗成語安能並如是切中理要乎再按法行篇引曾子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引子貢夫子之門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追此言在孟子但渾述之而荀卿且明著其爲二子言則兩家之皆側聞孔門不更甚顯然哉

上下與天地同流。鹽鐵論申韓章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柳貫待制文集修學記引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入人深也以上文糾誤無不知愛其親也。宋刻本舊趙注本注疏本也皆作者。孟子集疏四書纂疏四書通三本亦皆作者。真西山集講筵進讀手記述孟子孩提之童四語愛其親下無也字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藝文類聚述文河作湖沛作霈禦上無能字。岳珂程史曰成都試院賦題出舜聞善若決江河以聞善而行沛然莫禦爲韻一老儒

以禮部韻十四泰沛字無沛決之義他有需字乃從雨頭因率衆扣簾

按音義於梁惠王篇沛然下雨釋云沛亦作需初學記兩述彼文皆作需字知當時本固亦有以此沛爲需而其本且甚通行者故習俗至以沛字爲駭

獨孤臣孽子節。晉書閻纘傳引孟軻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文選江文通恨賦注引文孤臣上亦無獨字

有事君人者二節。後漢書陳蕃傳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中論法象篇曰傳稱大

人正己而物自正

按揮塵錄載張齊賢事閣試以孟子注四科優劣之差爲首題今章句中無此語僅此章疏尾有焉程史云元祐時詔閣試制論於九經正史孟荀并注出題未嘗及疏也何以有出此題事耶近檢舊趙注本知實趙氏章指語也此等處見割注爲疏人之貽惑甚君子有三樂章。意林錄孟子君子有三樂父母具存一樂仰不愧天俯不忤人二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三樂。太平御覽述仰俯二語亦無二於字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文選辨命論注引文英才上多一之字。韓昌黎集上宰相書孟子曰君子三樂其一

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仁義禮智根於心。文選應貞華林園集詩注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信根於心施於四體不言而喻又王中頭陀寺碑注孟子曰君子仁義禮智信根於心色粹然見於面智下俱有信字其生色也二句。玉篇引孟子其色粹然人劉逵魏都賦注引孟子其生色粹然見於面不言而喻按粹然二字據諸引文似當連上為句五母雞。周禮閭師疏孟子云庶人五母雞二母彘可以無饑矣。宋本舊趙注本集疏集編纂疏俱作足以無飢矣南軒說四書通四書纂箋饑字俱作飢

孟子考文補遺曰古本可作足足利本同五十非帛不煖二句。禮記王制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又內則與王制文同周氏禮記解曰王制主言血氣而養血氣者以食為先以衣為次孟子言王政而王政之序足衣然後足食故不同也薄其稅斂二句。太平御覽述文作薄其稅賦鹽鐵論授時章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民非水火不生活。太平御覽述無活字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火。文選任昉為范雲讓封侯表注引孟子聖人下有之字菽粟上無有字漢三公山碑叔粟如火用孟子文而以叔為菽鹽鐵論

授時章曰昏暮扣人門戶求水火貪夫不愜爲政而使
菽粟如水火民安有不仁者乎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宏明集宗炳論引孟子登蒙山
而小魯。孟子四考曰考魯無東山之名論語爲東蒙

主注孔氏云使主祭蒙山也疏云蒙山在東故云東蒙
魯頌龜蒙鳧繹毛傳以龜蒙爲龜山蒙山正義亦引論

語舊疏顓臾主蒙山則此文當作蒙山宗少文非無據
也。太平御覽述文孔子下有日字

觀水有術。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作觀海有術
流水之爲物也節。初學記述文水上無流字於道上

無志字

雞鳴而起。藝文類聚述此章兩雞鳴皆作雞初鳴

孳孳爲善者。意林錄孟子兩孳孳皆作孜孜。音義
曰張云孳與孜同古字通用。後漢書樊準疏孳孳爲

善注引孟子作孜孜。孔叢子公儀篇雞鳴爲善滋滋
以至夜半。劉子新論慎獨篇孔徒晨起爲善孜孜

昌黎集上宰相書雞鳴而起孜孜焉不爲利。太平御
覽人事部引孟子亦作孜孜。說文繫傳引孟子雞鳴

而起孜孜爲善者舜之徒歟。音義曰張云蹠與跖同。意林作跖
蹠之徒也。音義曰張云蹠與跖同。意林作跖

利與善之間也。晁詠之崇福集上曾子宣書引作義
與利之間而已矣周行已謝祭酒書同

審分是首篇此在第七不覽中

楊子取爲我節。呂氏審應覽陽生貴已高氏注引孟子曰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爲也。文選廣絕交論注引孟子無取字。列子楊朱篇楊朱曰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若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

吾不能所以答子然以吾言問墨翟則吾言當矣。墨子兼愛摩頂放踵節。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爲之劉熙曰致至也又任昉奏彈曹景宗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湛困靜語曰此當以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一句爲之爲一句。墨子有兼愛三篇下篇曰昔者越王好勇教其士臣三年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焚身爲其難爲也然且爲之今若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我則以爲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淮南子泰族訓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審分是首篇此在第七不二覽中

楊子取爲我節。呂氏審應覽陽生貴已高氏注引孟子曰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爲也。文選廣絕交論注引孟子無取字。列子楊朱篇楊朱曰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曰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若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

吾不能所以答子然以吾言問墨翟則吾言當矣。墨子兼愛摩頂放踵節。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爲之劉熙曰致至也又任昉奏彈曹景宗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湛困靜語曰此當以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一句爲之爲一句。墨子有兼愛三篇下篇曰昔者越王好勇教其士臣三年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焚身爲其難爲也然且爲之今若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我則以爲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淮南子泰族訓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按選注引文兼具趙劉二家之注周詳尤若可據今
劉注本不傳趙注雖經刪割考其舊本亦但云摩突
其頂下至於踵其放至也三字先見前篇雪宮章而
別無致至也之文風俗通十反卷墨翟摩頂以放踵
楊朱一毛而不爲放字與今孟子同文選廣絕交論
皆願摩頂至踵注則引孟子摩頂放踵并趙注放至
也證之同在一書彼此猶且互異何耶江書任彈兩
注所引致於踵者疑當時劉注本獨如是任彈下趙
岐二字當亦爲劉熙傳寫者遷譌然爾

子莫執中節。中論智行篇引孟軻曰子莫執中執中
無權猶執一也略執中爲近之句 集註考證曰莊子

有云儒墨楊秉四謂儒及墨氏楊氏秉氏凡四家之學
也秉別無所聞恐卽當時子莫執中一家之說
人心亦皆有害。太平御覽飲食部述孟子人心亦皆
有之害也

辟若掘井二句。音義曰掘衢物切又其月切軻丁云
義與仞同借用耳 太平御覽地部述文辟字作譬
意林錄孟子九仞無泉猶棄井也軻字作仞 文選頭
陀寺碑注引孟子作九仞 尙書古文訓引亦作仞
陸象山集與章茂獻書引亦作仞 晉書古文訓引
湯武身之也。范文正公集近名論引孟子曰堯舜性
之也三王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高誘注呂氏春秋樂成篇引公孫丑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太甲賢又反之賢者之為人臣其君不賢則可放歟當由避志字諱

公孫丑曰伊尹曰。藝圃折衷述萬章之於伊尹曰賢者之為人臣也云云誤公孫丑為萬章。孟子曰伊尹放太甲予不狎于不順。尚書大甲兩不皆作弗古文作亞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後漢書注引孟子伊尹放太甲于桐宮人大悅又引下文其君不賢故可放歟。有伊尹之志則可二句。後漢書周章傳論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又丁鴻傳注引孟子兩志字亦俱作心。唐文粹陳越石太甲論引孟子亦作無伊尹之心。韓詩外傳二卷孟子論衛女之詩有此二語詳見總考二十二。不素餐兮。毛詩音義曰餐或從水沈氏音孫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集註考證曰本意當以仲子不義為句與下文舍簞食豆羹之義字相對人以其小義信其大義奚可哉此斷其不義之辭也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疏曰人當以莫大為尚焉者以其知親戚君臣上下之敘者也今仲子棄親戚君臣云云以焉字斷句下別為句。四書翼註曰此作一句讀言人之罪莫有大於無親戚君臣上下者

按荀卿不苟篇盜名不如盜貨田仲不如盜也又非十二子篇云仲綦刻利跂苟以分異人為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韓非外儲說載宋屈穀謂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於人之國蓋堅瓠之類也戰國策

趙威后問齊使則言其率民而出於無用何爲至今
不殺乎仲子之礫廉矯義不惟人不信之且多厭惡
之矣儻特因孟子之大聲一呼而仲遂敗其僞歟
夫有所受之也。路史餘論引文夫作以
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蹠也。廣韻屣字下引孟子舜去
天下如脫敝屣。文選北山移文注引劉熙孟子注曰
屣草屨似劉本蹠字作屣

孟子曰。集註曰張鄒皆云羨文也

按舊以此下別爲一章宜有三字宋儒以祇一段事
合而疑之張鄒謂張敬夫鄒志完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四句。鹽鐵論刺權章引孟子曰

王子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石渠意見補缺曰

宮室二字亦當是羨文王子宮室旣與人同不知更有
何居與人異而使之然也

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張子理窟引孟子作大居
呼於埳澤之門。四書釋地曰呼喚也凡歎息招呼平
聲叫號而呼則去聲魯君於埳澤之門應如趙注云以
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之呼爲平聲不應如集
註音去聲爲叫號之呼

按音義云呼丁火故切集註所音蓋因於丁氏

食而弗愛豕交之也。論語集解包氏引孟子食而不
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疏曰彼言豕交之也此作

豕畜之者所見本異。文選補亡詩注引食而不愛豕
交之愛而不敬獸畜之亦以弗作不無兩也字。食抱朴
子刺驕篇孟軻所謂愛而不敬豕畜之也。

愛而不敬。宋石經敬諱作欽下兩恭敬倣此。

君子不可虛拘。禮記講義引文不可下有以字。

亦教之孝弟而已矣。宋石經弟字作悌。

王子有其母死者。章句曰丑曰王之庶夫人死似舊。

文公孫丑曰四字在此句上。

有達財者。音義曰陸云周恤之一本作才以有善才。

就開其性理也。集註曰財與材同。

按財惟漢書鼂錯傳資財不下五帝通材其餘多與。

裁通今卽裁義爲說成德者就其德性以成達裁則
需引達於中行之路以裁成之蓋是狂狷之屬於所
教五似更等級分明

有私淑艾者。音義曰艾丁音刈張五泰切。

變其殼率。音義曰丁云率循也謂殼張其弩又當循。

其射道令必中於表陸云率法也蓋丁氏讀如率性之。

率陸氏乃讀爲律。

引而不發躍如也。四書辨疑曰七字疑皆羨文。

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風俗通義十反卷引傳曰。

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

其進銳者其退速。後漢書李固對策引老子曰其進。

四書考異 卷之三十五
三
銳其退速也注曰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

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禮記曲禮少儀皆云毋放飯毋流歠又曲禮云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

浦江項振元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三十六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盡心下

公孫丑曰何謂也。宋石經丑下有問字。宋刻本舊

趙注本注疏本俱有問字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尙書總序正義孟軻曰信書不

如其無書又武成正義孟子云信書不如無書。西溪

叢語曰王元澤引古本孟子盡信書不如無爲書。藝

文類聚王粲難鍾荀不平論專信書不如無書。史通

太平御覽引孟子皆無則字。司馬溫公集進士策問

歐陽文忠公集傳易圖序引文亦皆無則字

呂氏春秋不屈篇高誘注
惠王用惠子之謀爲土地
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
敗又將復之恐不勝用乃
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此
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此段本孟子而文有增損

取二三策而已矣。尙書正義兩引文皆無矣字。論衡語增篇引作取二三策耳。史通疑古篇孟子曰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簡。以至仁伐至不仁。尙書古文訓引孟子以至仁伐不仁以至義伐不義何其血流之漂杵多至義一句。李盱江集慶歷民言引孟子以至仁伐不仁上亦無至字。

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書武成血流漂杵古交流作汜漂作測正義引孟子如何其血流漂杵也。孟子章句及疏俱引書血流春杵。集註曰杵或作鹵楯也。論衡語增篇引孟子而亦作如流作浮又藝增篇恢國篇

俱曰武成篇言周伐紂血流浮杵。焦贛易林同人之

鼎曰兩虎爭鬪血流浮杵。太平御覽述孟子無而字

按各本孟子尙書及凡引用二經未見有以杵作鹵者惟戰國策秦王使應侯責武安君曰君前破韓魏之軍血流漂鹵作鹵其於周伐紂事固無涉也論衡藝增篇嘗言周殷士卒皆賫盛糧或作乾糒無需杵曰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蓋血流之言旣難盡信而杵字尤屬可疑朱子借援國策之文特以備一義耳

南面而征北狄怨。宋本作北夷怨

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書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風俗通義皇霸卷引

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墨子明鬼篇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與殷人戰乎牧之野。逸周書克殷解周車三百五十乘陣于牧野。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孔晁注曰戎車三百五十乘則有虎賁三千五百人也。

按每車一兩當有虎賁十人。孟子言自無誤。諸書未可信也。戰國策蘇秦說魏曰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于牧。又說趙曰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呂氏春秋仲秋紀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戰。言皆與孟子合。王曰無畏寧爾也節。書泰誓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

姓凜凜若崩厥角。文選邱希範與陳伯之書王元長曲水詩序陸佐公石闕銘三注俱引孟子曰武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謬誤雜辨曰書言若崩厥角釋者謂既崩其角無所容頭文理甚明而孟子引之曰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已若乖異意者或有闕誤而班固論王莽乃云漢諸侯王厥角稽首。舊唐書論太宗又云皇威所被黎顙厥角復何謂耶。孟子注昏不可曉未敢憑也。

舜之飯糗茹草也。翻譯名義引孟子作茹菜被袵衣。史記五帝紀堯賜舜絺衣與琴。

按袵之訓畫僅見此。趙氏注絺則與虞書黼黻絺繡

文合史記所云舜事無別出應卽本自孟子其當日
所見孟子疑亦作絺衣也

二女果。說文解字引孟子二女嫫嫫烏果切 孟子
疏曰許慎謂女侍曰嫫今釋果為侍是以有惑於許慎
之說而遂誤歟蓋木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也讀
果如字

一閒耳。音義曰閒張音澗亦如字

按墨子兼愛篇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人能報我以
愛利吾親乎必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
以愛利吾親也此言略與孟子言似然孟子特戒人
惡害人父兄已耳不必定愛利之也故儒墨之言大

要在有無差等之別集註中范氏說竟與墨子同旨
而朱子取之何耶

古之為關也章。意林錄孟子古人之關禦暴今人之
關為暴 藝文類聚述此禦暴為暴下復各有也字
能讓千乘之國。宋石經讓諱作遜

高誘注呂氏春秋本味篇
引得乎丘民為天子無而
字

民為貴。元史許衡治河疏孟子謂民為重君為輕
粲盛既潔。宋石經宋九經本舊趙注本潔字俱作絜
薄夫敦鄙夫寬。論衡率性篇引文鄙上有而字

按論衡亦引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類詳萬章下篇
奮乎百世之上五句。漢書王貢等傳序引孟子云奮
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

四書考異 卷之三十一
四
是乎論衡知實篇引文百世之下聞之者莫不興起非聖而若是乎而况親炙之乎四書賸言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一氣不斷古文排句詞例如此言興乎前以及乎後也若以百世之下連下讀則失詞例矣仁也者人也。集註引外國本人也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朱子語類或問外國本所據曰向見尤延之說高麗本如此石渠意見補闕曰外國本爲是若以人仁合言則似仁在人身之外合而言之方謂之道矣

按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注云左右言相須而成也可與孟子此章互參外國本

似不妨姑置

去他國之道也。四書釋地三續曰此章不宜云重出去他國之道也句萬章下篇所無

君子之夏於陳蔡之間。音義曰厄或作厄同

按右二章愚疑爲僞疏所分詳在總考今見休寧戴震訂趙注本亦分二章而各有章指然仍可疑也戴跋言毛展校宋本盡心下惟梓匠一章有章指餘俱缺後得何氏本合完之則此篇章指本屬後補而此士兩文但與疏卷首所總述同恐補者仍取之自疏耳貉稽曰。音義曰貉丁云貉鶴二音既是人姓當音鶴

纂文曰俗人姓也張亡百切

稽大不理於口。朱子楚辭辨證曰：孟子不理於口，漢書無俚，皆訓爲賴。理固有賴音也。音讀與人故當音讀。士憎茲多口。潛夫論交際篇：士貴有辭，亦憎多口。五集註曰：憎當從土。今本從心，蓋傳寫之誤。朱子文集答余正甫曰：孟古注有與正文相背者，如士憎茲多口，正文憎字從心，而注訓爲益，則是謂當從土矣。至其下文引詩皆有慍字，又似解憎爲憎惡之意，是注亦不足爲憑也。石渠意見補缺曰：士多爲衆口所憎，惡憎字從心，亦不爲誤。

按理兼條分修治之義，離騷令蹇修以爲理，五臣注云：令之以通辭理。稽云：不理蓋自病其言之無文，故

纂文有俗人之稱，潛夫論有士貴有辭之說也。孟子

云：憎多口，卽論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之意。謂徒理於口，亦爲士君子所憎惡。惟能以文王孔子之道理其身心，卽有憎其口之不理者，特羣小輩耳。於己之聲問無隕越也。引詩斷章取兩慍字，申達憎義。

亦不隕厥問。孟子考文曰：古本隕作殞。宋石經宋刻本舊趙注本孟子集疏本隕俱作殞。王氏詩考引孟子亦不殞厥問，以與詩隕字異也。曰：世或去隕或去殞。山徑之蹊間二句。章句曰：山之嶺有微蹊，介然疏曰蹊，間之微小介然而已。四書辨疑曰：介如字，經文當以山徑之蹊間介然爲句。文選長笛賦：間介無蹊，注

四書考異 卷三十一
引孟子此文又引杜預曰介猶閒也閒介一也言山閒
隔絕無蹊逕也 增韻引孟子山徑之蹊閒介然文法
言吾子篇山徑之蹊不可勝由徑字作徑 然則曰
以追蠡。焦竑筆乘曰夏后氏之冠曰毋追注謂追猶
椎也以其形言之又加手爲搥而追搥同義揚子所謂
搥提仁義是也高子以禹樂用之者多故凡搥擊之處
摧殘欲絕有如蟲齧之形也讀追如搥 字申說
卒爲善士則之野。劉昌詩蘆浦筆記曰余味此段之
言恐合以卒爲善爲一句士則之爲一句野有衆逐虎
爲一句蓋有搏虎之勇而卒能爲善故士以爲則及其
不知止則士以爲笑也 周密志雅堂雜抄曰一本以

善字之字點句前云士則之後云其爲士者笑之文義
相屬于章旨亦合

虎負隅。後漢書馬融廣成頌負隅依險注引文隅字
作隅 韻會隅通作隅引孟子爲證

望見馮婦趨而迎之。章句曰虎依陬而怒無敢迫近
者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迎之攘臂下車 太平御
覽人事部引孟子曰晉有馮婦者善搏虎野有衆逐虎
虎負隅莫敢撓馮婦趨而迎之

按趙氏解迎爲馮婦迎虎望見馮婦無解御覽引文
亦無望見字疑當時本與今不同有衆逐虎上連野
字爲句更可證蘆浦之讀先著於北宋初

四書考異 卷三十一
口之於味也四句。陳龍川集問答篇引此節文先耳之於聲也次目之於色也次鼻之於臭也次口之於味也前後皆互易。南軒孟子說云肢監本作枝。

智之於賢者也。舊文智為知音義曰知音智。南軒本依舊為知。集註曰或曰者當作否。太平論聖人之於天道也。集註曰或曰人衍字。朱子文集吳伯豐問曰必大嘗疑此句比上文義例似於倒置蒙誨云上字在我其下乃所得所施之不同如此立語亦不為倒必大今試釋之似終費注脚。幹旋之力又仁義禮智謂之在我可也。若以此例說聖人二字意亦未安。

答曰聖人以身言豈非在我天道以理言豈非所得

按朱子終以伯豐之問意覺未安故定人字為衍有性焉。舊趙注本焉作也。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宋本少一之字。程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曾南豐名判太常寺上殿劄子真西山問答引孟子此文俱少一之字。

粟米之征。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載丁錢本末引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穀粟之征。

用其二而民有殍。音義曰殍皮表切張音孚。孔文

仲清江集制科策引孟子殍作莩。路史炎帝紀論引

孟子殍作歉。

孟子之滕。柳柳州集與太學諸生書云孟軻館齊從者竊屢誤以滕爲齊

若是乎從者之廆也。舊文廆爲廆音義曰廆或爲廆同辨疑本依舊文爲廆

夫子之設科也。宋本舊趙注本子俱作予章句孟

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集註曰夫子如字舊讀爲扶

余者非孟子答問曰先儒多讀夫子作扶予而以爲

孟子自說朱子獨以爲夫子而作問者自悟之言蓋以

殆非也下無曰字而知其然朱子或問曰又有以此

章皆或者與館人問答之辭亦或有此理

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洪武正韻去字下引孟子去者

不追宋本集疏本纂疏本拒字俱作距荀子法行

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

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

人能充無穿窬之心。宋本舊趙注本通志堂經解所

刊六本考文本窬皆作踰下是皆穿窬之類倣此

是以言飶之也。音義曰丁曰字書及諸書並無此飶

字郭璞方言注云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此字從食

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本亦作飶奴兼切西溪叢

語曰玉篇食部有飶字音達兼反古甜字然則字書非

無此字第於孟子言飶之義不合耳今以孟子之文考

飶之義則趙岐訓取是也而當如郭氏方言注其字從

金爲鈔據玉篇廣韻鈔音他點切取也其義與孟子合
廣韻上聲鈔音忝而平聲又有鈔字音纖訓利也說文
以鈔爲甬屬乃音纖者其義與音忝者不同各從其義
也孫奭曰本亦作鈔音奴兼切此別本孟子也古之經
書皆有別本其用字多異同廣韻又云鈔音黏食麥粥
也於孟子之文愈不合蓋別本孟子誤譌尤甚魏校
六書精蘊曰說文丙字音忝象舌在口外露舌端舐物
也人有持短長術以言鉤人者孟子斥爲穿窬

動容周旋中禮者。音義曰中張丁仲切或如字

則藐之。音義曰藐丁音邈又音眇程伊川語錄鄧
文孚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不曰只是門人錄時錯一

兩字如云說大人則藐之夫君子無不敬如有心去藐
他人便不是也

勿視其巍巍然。舊文巍巍爲魏魏音義曰魏音巍丁
云當作巍舊趙注本爲魏魏

按說文巍本巍高之義而轉去聲則爲巍郡巍姓古
人書此字或著山在下爲魏未有不著山者魏伯陽
參同契以委時去害依託邱山循遊寥廓與鬼爲鄰
四語隱其姓乃古巍姓字亦著山之的證也楷體既
興然後分有山無山爲二字二音古書原文或未盡
準今體有因著山在下而漫變爲魏者莊子知北遊
篇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天下篇魏然而已矣與此

孟子之魏魏然同蹈其失近本依丁公著改正作巍
甚是而舊文因緣之故亦所當知
侍妾數百人。金樓子立言篇引孟子云若我得志不
爲食前方丈妾數百人無侍字
般樂飲酒驅騁田獵。文選西京賦注引孟子曰盤游
飲酒馳騁田獵
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初學記述孟子曰曾皙嗜羊棗
曾子不忍食之。事文類聚後集續集各述此節文俱
無而字

按孝子傳曾參食生魚美因而吐之曰母在之日不
知生魚味今我食之美乎遂終身不食生魚蓋卽影

襲羊棗事百家中若此類者多有

盍歸乎來四句。史記孔子世家居陳三年陳常被寇
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
禮記表記子言之歸乎。朱子論語序說註曰史記以
論語歸與之歎爲在季康子名冉求時又以孟子所記
歎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一
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吾黨之士狂簡。章句曰周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
曰吾黨之士也疏曰論語云吾黨之小子今引周禮五
黨而解其文蓋亦不案此論語而誤也誠如周禮五黨
言之則論語何以云吾黨蓋不當引此爲證。注疏本

士作小子二字

按趙氏之引證周禮以其時所有孟子經文吾屬五字也注文故曰吾黨之吾承經宅解亦必五字後世誤以論語文混亂孟子而致與注文不應遂并注中字硬改就之疏家不察反譏趙氏引證誤爾

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二句。集註曰此亦孔子之言孔子下當有曰字 孟子答問曰不惟論語可據此蓋孟子答萬章之問固當引孔子之言以告之而後方自言以釋之也 音義曰猥與狷同

如琴張曾皙牧皮者。柳柳州集與楊誨之書使二小子及孔氏曾不得與於琴張叔皮之列以牧爲叔

欲得不屑不潔之士。宋刻九經本潔字作絜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書齋夜話曰過當讀平聲 法言問明篇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洪武正韻引此文因遂題曰揚子

其惟鄉原乎。事文類聚續集述文原字作愿

曰何以是嚶嚶也。石渠意見補缺曰此至古之人二十四字當在上文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之下何以是嚶嚶也是問辭言不顧行三句是答辭行何爲踽踽涼涼又是問辭而無答辭蓋亦有脫誤生斯世也以下是答如何斯可爲鄉原之辭集註說不無牽強

行何爲踽踽涼涼。音義曰張云爲于僞切又如字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宋本舊趙注本注疏本此萬章俱爲萬子。章句曰萬子卽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

按孟子弟子各篇中例多稱子。此萬子似無關褒貶。惟章首旣錄其名。此忽變文可疑。然烏知非傳誤耶。同乎流俗合乎汙世。音義曰汙音烏。又烏故切。論衡定賢篇引文乎俱作於。

行之似廉潔。宋九經本舊趙注本潔俱作絜。故曰德之賊也。論衡作故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節。意林錄孟子惡似而非者惡。

莠亂苗。惡佞亂義。惡利口亂信。惡鄭聲亂雅。樂惡紫亂朱。惡鄉原亂德。各無恐其字也。字又樂上有雅字。高氏子略論墨子引孟子曰惡鄭聲恐其亂雅也。

萊朱。尙書作仲虺。大戴禮虞戴德篇作仲傀。荀子堯問篇作仲薳。史記殷本紀作中鬻。集註考證曰古文尙書亦作中鬻。鬻卽雷字也。雷萊聲韻同。又虺本音呼。同反亦與雷萊音叶。但今本書不依古文而依左傳。故以仲虺爲萊朱。則若可疑爾。

由孔子而來三句。意林錄孟子堯至湯湯至文王文王至孔子孔子至孟子各五百餘歲。堯曰對本於然而

按意林所錄固難盡泥於原書之文而謂由孔至孟

亦五百餘歲則乖甚矣可直斷其率誤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音義曰陸本作然而
無乎爾則亦有乎爾云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

以中斷然來未與若河與爾湯溪
朱出塵校字

列又亦其書來音其外今本書不與古

皆亦亦於中斷斷與雷字也

問汝汝皆與史皆與木味計中

來來。其書其外其外其外

其外其外其外其外其外其外

朱晴江翟氏四書攷異六本為弓父盧先生文昭手校

本己卯五月廿一得於二宜齋謝家林謹藏



